

憶我晉儀

寫于廣州聾人學校為“慧婉儀獎學基金”設立五周年

刻石志念

五年前的五月，我和朋友們給晉儀找到最後的歸宿地點，那是位於巴黎市內的拉舍斯神甫公墓。那兒環境不錯，沒有一般墳地的陰森氣氛，而且離家不遠，乘地鐵十來分鐘就到了。本地的友好，路過的親朋都能抽點空去送束花、上柱香她。拉舍斯神甫公墓（Cimetière Père-Lachaise）可以說是巴黎最富有歷史性的旅遊勝地。多少近代法國名人在走完了生活最後的一程時，都是在那兒停留下來的。群體的有巴黎公社最後一役中犧牲的壯士。當年有關方面決定將他們就地長埋。從此，那個角落變得像北京八寶山公墓似的。法共好幾代的領導層人物都同葬該處。其他個別風雲人物，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真是數不勝數。晉儀性近文學和音樂，墓園裏可不乏非常值得走訪的偶像：劇作家莫里哀的衣冠塚、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近年頗為中國讀者所注意的名著《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特普魯斯特、引起很多爭議的英國散文家懷爾德、《最後的一課》的作者都德、《國際歌》歌詞作者波蒂埃……後兩人的那兩篇作品早有胡適和瞿秋白翻譯。音樂界方面有歌劇《卡門》的作者比澤，波蘭鋼琴詩人蕭邦等人。去年是蕭邦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也剛好碰上我們舉辦的“甲骨文發現一百

周年巴黎國際紀念會議”。外地來參加的朋友和同業中認識晉儀的，都希望去拜祭她。我分批帶他們去，每次都順道領他們去看看蕭邦的墓。可惜蕭邦墓因維修給封蓋住。我們都怪墓地管理處，明知在這個周年間特意來憑弔的遊人一定比平常的多，為什麼不早些進行維修呢？雖然如此，小小墓地的周圍，還是依舊放滿不同國籍的知音人獻的花。晉儀多榮幸能作他的近鄰。相隔只是咫尺之遙，應是琴聲相聞。

拉舍斯神甫（Père-Lachaise）原是路易十四的親信。這個以他姓氏命名的公墓是於西元 1804 年，即他逝世差不多一個世紀，在他的私人花園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在這個面積四十四公頃，種有一萬兩千多棵樹的山坡上，先後安置了近兩百萬巴黎居民的先人。這個公墓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容量，是因為以前很多的墳地都是整個家族用來存放歷代的骨灰的。近年來，由於墳地供應越來越緊張，巴黎市政府當局採取了一些新措施。比方每戶只能購地兩平方米，並可以深葬三口棺木。這倒很公平合理。此外，一些多年失修，戶主身後又沒授權他人料理的墳地都被收回。像晉儀和我，沒孩子，將難免被淘汰，讓出位置來。我倆對這個必然的現實是不存什麼幻想的。

墓地管理處讓我從三塊地挑一塊。我給她揀了這塊東西向的，好讓她頭頂著東方，雙腿靠近巴黎的家。入土的那天，各人給她送一片楓葉，向她作最後的告別。墓碑一事頗費躊躇。原來打算用朋友們的帛金到香港刻的。但想到晉儀平素節儉，若她地下有靈，定不會同意這樣為她浪費的。現在這塊斜放著的碑石，是我自己設計，托朋友製作的，只花了一千多法郎。上面印著我為她寫的《離人行》的最後那

八句：

“年華僅僅湊足五十五，
命運已在摧奏廣陵散；
老天還算半開恩，
咱們結伴也快享年三十三。
彌留間靜悄悄地準備行程，
一洗往日出門時那神色匆匆。
你多麼喜歡輕裝遠遊。
這回得為人間帶走些苦痛。”

兩旁分別附印了英法兩種譯文，碑的頂端則貼壓了兩片她在法國中部療養時揀回來的緋紅色的楓葉。整個結構頗有特色。時見有人駐足細看。至於那些帛金，則全部捐贈給安徽蕪湖盲人按摩學校，用來蓋一間老師宿舍。房子定名“三親樓”。“三親”的含意是“憶晉儀”、“念慈親”、“思故國”，也就是今年廣州市聾人學校“慧婉儀獎教獎學基金”碑銘上那頭九個字一樣，精神也是一貫的。

七八十年代間，因我常到遠地作田野調查，我倆一起的機會不多。九四年夏天，晉儀從中部療養回來後，咱們可以說是朝夕相對，無所不談。特別是當她要求我什麼都別瞞她的時候，我只好連她得的絕症，剩下有多少日子，都一併告訴她。晉儀個性內向。我答應她，免得她糊猜。事後我在《離人行》這樣追記當時的情景：

“晉儀緊握著我的臂肘追問病情多重。

不說嘛，難瞞；說嘛，可又不忍。

強顏哄不了她的焦憂，

我，只低下頭來，默認。”

也就是在聽到自己的噩耗那天，她非常冷靜，非常清醒地寫下了告別親友的信。她留下的文字不多，我希望大家不介意我把她的絕筆書抄在這裏：“我得病快一年了，在這期間得到大家親切的關懷和殷勤的照顧，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我由衷的謝意。你們曾想辦法援救我，慰問我。近的從歐洲各地，遠的從美洲、亞洲、澳洲多次給我來信，來電話致候，更有遠道親自給我捎來藥物和我臥病時所需的用品，有自中小學以後就很少聯繫的老師和同學的慰問信，有近年才相識的朋友經常給我送來湯羹菜肴，連順釗的學生和我在法國中部療養院裏的一些萍水相逢的病友也為我祝福。更令我感動的是你們之間總有一位，每天默默地坐在病榻旁侍候我幾個鐘頭。我離去後，希望你們這珍貴的互助互愛精神能繼續下去，使生活多些溫暖，多些快樂。”過了一些時候，她再繼續補寫幾句：“說完了上面那些話沒幾天，順釗的四哥、四嫂從多倫多來為我按摩煎藥。藥苦在口裏，甜在肝肺，按在腳板，印在心中。”她又在她翻譯的李劫人的《死水微瀾》法文本的扉頁寫上了“給我敬愛的順釗。晉儀一九九五年春”這是她留給我的最真摯的一份深情就在這個苦痛的時刻，我決定把我為她寫的但還沒印行的《離人行》給她先看。她讀後，寫下了這短短的按語：“這是順釗寫給我的。按禮俗，當然有生之日不宜公開，但順釗認為這是為我一人而寫的，我應該能讀到，他的苦心，我很理解，雖然我倆都很難過……”

她很有意識地掌握剩下無多的時光跟我細談身後事。好些還沒考慮成熟的或者從沒談及過的事情，都提到當下的議程表上來。在這個對她來說歡樂不在的時刻，我們決定在廣州聾人學校設立《慧婉儀獎教獎學基金》。我從八十年代初就跟廣州聾校建立了非常嚴肅、友好、互相信任的學術性的工作關係。晉儀也好幾次陪同我在聾校校園裏小住。校裏的老師們、職工們、學生們都留給她很深刻的印象。她說教職人員都正派、負責，都是從艱苦中鍛煉出來的是有上進心的，以教育為天職的一群。在捐贈問題上，我一提出她就默許了。可是我懂得她的脾氣，要是這個基金以她的名字命名，她一定反對。晉儀深受她母親和外祖母，尤其敬仰她那位受過中等教育的外祖母。她父親溫漢輝原是虎門醫院的院長。晉儀和她在美國加州當大夫的弟弟都是在虎門醫院渡過他們部分的童年的。父親不幸早逝，母親逼得出外工作，所以她是由外祖母撫養大的，她外祖母也因此對她的成長影響很深。她八五年用法語寫的《兩個革命間（1911 - 1949）中國文學裏知識女性的形象》論文在巴黎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即本冊）。其實她撰寫這篇論文的動機源頭可以上溯到她那位賢能的老祖母去。所以當我提出從她家三代女性中的名字各抽一字，按輩份排行湊成“慧婉儀”這個似名非名的基金會稱謂的時候，她就欣然接受了。

九五年勞動節那天，當大家在歡度節日的時候，她卻從專科醫院轉到減痛療治中心去。她心裏當然明白那個遷移是什麼一回事，可是她外表上極力保持平靜，免得我難過。從那天起，特別是五月下旬起，她的神志已不大穩定，話也不很連接，語意也常呈含糊。她常趁自己

稍為清醒，那多是更深人靜的時候，把心裏的話寫下來。

“手足情深，戚友關懷，夫妻恩重。”

“幫助苦學者，幫助貧困者；

生死邊緣的時空，漫長的日子，

短暫的時光，昏睡的時刻，

矇矓的浮想，清醒的領悟，

只有過去和現在，希望在人間；

回歸宇宙。”

這些都是我從她在療治中心時寫的字條裏撿回來的。從字跡，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她那時候執筆已經很艱辛了。這些遺言的片斷，思路有點斷斷續續，但仍能讓我們體驗到她在生命之火行將熄滅時的觀照。

在《代謝》那本小詩冊中，她心愛的姪子在獻給她的英文挽詩裏寫著：

“毫無遺憾。

認識她的都知道那不是假話，

都可以告訴你她要做的都做了；

然而這句話還像一把小刀刻割出

她一生最後一程中甘苦的追憶。”

她是不是真的毫無遺憾呢？我覺得對這句話應作相對性的瞭解。晉儀是知足常樂，從不抱怨別人的。這樣性格的人，又怎會向人訴說一生中的遺憾呢？客觀地看，盛年謝世，本身就是個無法彌補的遺憾，而尤以晉儀為然。她是個好學而不大願意公開發表意見，撰寫

文章的人。這大概是她那個年代較典型的中國女性知識份子的處世態度。比方，上文提到的《死水微瀾》的法文譯本，可以說是被我“逼”她去找巴黎加利馬爾出版社的。此後我繼續鼓勵她把零散的筆記整理，適當地把一部分拿去發表。她已開始接納我的意見，卻沒想到……為此我才會寫下上文引的那幾挽歌句。

晉儀她走了五年了，而基金會也成立了五年。在這期間要是幫了龔校一點忙，那麼就算彌補了她這五年留下的一點空白。

她走了五年了。在這五年間，她究竟走了多少路呢？離開我們多遠呢？

在外國，也許在國內大城市裏也一樣，人們下班回家，馬上趕去看看孩子，或者逗逗小貓、小狗。我們沒孩子，也沒寵物，我下班回家要看的只是她靈位旁的那盆常春藤。特別是我到外地出差十天八天，一進門，總匆匆地去看它是否一樣的青綠。澆點水，然後才上香。那常春藤是她手植的，也是她遺留下來唯一有生命的。起起落落地長了八九年了，看樣子，長得比我還結實。

游順釗二千年寫於巴黎驚弓坡